



- + L'Étranger, Le Mythe de Sisyphe
- + La Chute, L'Exil et le Royaume
- + L'Envers et l'Endroit, Noces, L'Été,

阳光与阴影的交织

郭宏安读加缪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 + L'Étranger, Le Mythe de Sisyphe
- + La Chute, L'Exil et le Royaume
- + L'Envers et l'Endroit, Noces, L'Été,

阳光与阴影的交织

| 郭宏安读加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阳光与阴影的交织 / 郭宏安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447-1687-1

I. ①阳… II. ①郭… III. ①加缪, A. (1913~1960)-
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565.0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1135 号

书 名 阳光与阴影的交织
作 者 郭宏安
责任编辑 江 蕾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625
插 页 2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687-1
定 价 2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新
知
识
PDG

作者的其他作品：

郭宏安，194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著作：

《重建阅读空间》(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论〈恶之花〉》，漓江出版社，1992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年。

《同剖诗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法国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雪落在莱蒙湖上》(随笔集)，作家出版社，1998年。

《贝壳留住了大海的涛声》(随笔集)，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

《雪泥鸿爪》(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写作的幸福》(随笔集)，东方出版社，2004年。

《波德莱尔诗论及其他》，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

《塞纳河·莱蒙湖》(随笔集)，三联书店，2007年。

《从蒙田到加缪》(论文集)，三联书店，2007年。

《从阅读到批评》，商务印务馆，2007年。

译作：

《病夫治国》，(法)皮埃尔·阿考斯、(瑞士)皮埃尔·朗契尼克著，新华出版社，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大西岛》，(法)彼埃尔·博努瓦著，新华出版社，1982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华夏出版社，2008年。

《夜森林》，(法)让-路易·居尔蒂斯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加缪中短篇小说集》，(法) 阿尔贝·加缪著，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法)夏尔·波德莱尔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2008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恶之花》(100首)，(法)夏尔·波德莱尔著，漓江出版社，1992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年；华夏出版社，2008年。

《批评意识》，(比)乔治·布莱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红与黑》，(法) 斯丹达尔著，译林出版社，1993年，2002年，201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局外人》，(法)阿尔贝·加缪著，(台湾)林郁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

《局外人》，(法)阿尔贝·加缪著，译林出版社，1998年。

《墓中回忆录》(选)，(法)勒内·德·夏多布里昂著，三联书店，199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台湾)网路与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海之美》(法国散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华夏出版社，2008年。

《猛兽的习性》(法国短篇小说和戏剧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博纳福瓦诗选》(合作)，(法) 伊夫·博纳福瓦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雅克和他的主人》，(法)米兰·昆德拉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巴黎的忧郁》，(法)夏尔·波德莱尔著，花城出版社，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小王子》,(法)圣-埃克絮佩里著,北京十月出版社,2006年。

《恶之花·巴黎的忧郁》,(法)夏尔·波德莱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反现代派》,(法)安托瓦纳·贡巴尼翁著,三联书店,2009年。

《人造天堂》,(法)夏尔·波德莱尔著,三联书店,200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恶之花》,(法)夏尔·波德莱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巴黎的忧郁》,(法)夏尔·波德莱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浪漫派的艺术》,(法)夏尔·波德莱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美学珍玩》,(法)夏尔·波德莱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局外人·西绪福斯神话》,(法)阿尔贝·加缪著,译林出版社,2011年。

《堕落·流放与王国》,(法)阿尔贝·加缪著,译林出版社,2011年。

《反与正·婚礼集·夏天集》,(法)阿尔贝·加缪著,译林出版社,2011年。

Albert Camus

阿尔贝·加缪	001
加缪与小说艺术	029
《局外人》：多余人，抑或理性的人？	053
《西绪福斯神话》：荒诞·反抗·幸福	061
再读《鼠疫》	071
《堕落》：法官一忏悔者	084
《堕落》：一幅当代知识分子的画像	094
《流放与王国》	102
我读《不贞的妻子》	110
《叛教者》的参照	117
《沉默的人们》与现实主义问题	126

我读《来客》	138
《约拿》别解	144
《生长的石头》：一块西绪福斯的巨石	157
《反抗的人》：敢于抵抗一时风气的人	167
《阳光与阴影》：加缪的秘密	178
 阳光与阴影的交织	 183
美与历史的博弈	219
 代后记：说“批评之美”	 230

阿尔贝·加缪去世已经五十年了,然而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依然活在法国人的心中。他是否活在中国人的心中,我不敢说,但是,我们中国人有必要全面地了解,全面地认识他的作品及他这个人。这里所谓“活”,是说普通的法国人一直喜欢加缪这个人,阅读他的作品,而在法国知识界,加缪却一直受到质疑,甚至嘲讽和攻击,他被轻蔑地称为“正义者加缪”。直到1978年,有人(让·达尼埃尔)指出,在法国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向加缪回归”的现象,加缪的命运才发生了根本的转折。法国亚眠大学教授雅克林·莱维—瓦朗齐在1999年10月号的《欧罗巴》杂志上说:“他的年轻读者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敏锐地感觉到一种没有谎言、没有

* 本书收录了作者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批评文章,部分文字在不同时期的文章中有所重复,为保持文章原貌,编者没有进行删节。

幻觉的人道主义，感觉到他的苛求的良心和他对绝对的教条及狂热的理论的拒绝；他们感谢他不顾一切地坚持幸福的追求，不顾一切地为人的某种纯洁、为一个友爱的世界辩护；由此感谢他帮助他们生活下去。”这番话对于经历过20世纪的人来说，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流行存在主义，这是一种“实质上不能加以系统说明”（约瑟夫·祁雅理：《20世纪法国思潮》）的哲学，它之所以流行，不过是因为萨特的几句话，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话语，例如“存在先于本质”，“我们注定是自由的”，“他人是地狱”，“人之初是虚无”，“自由选择”，“人生是荒诞的”等等。所以，要谈加缪，首要的问题是确定加缪是不是存在主义者，他若不是，他是哪一种哲学的信奉者。

加缪说过：“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萨特和我总是惊奇地看到我们的名字被连在一起。我们甚至想有朝一日发个小小的启事，具名者声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但并不担保相互间没有受到影响。这是笑谈。我们各自写的书，无一例外，都是在我们认识之前出版的。当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是确认分歧。萨特是存在主义者，而我出版的唯一的随笔《西绪福斯神话》，却是反对所谓存在主义哲学的。”此话是加缪在1945年11月15日说的。众所周知，正是从1945年开始，存在主义风靡法国，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这种思潮在知识分子中间蔚为时尚。

长期以来，尽管加缪自己多次否认，萨特也未曾首肯，他仍然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存在主义者。直到1951年，他发表了《反抗的人》（*L'Homme révolté*），与萨特展开了一场为时一年之久的

论战,最后与之决裂,这才使法国的一些批评家如梦方醒,看出了他们之间由来已久的分歧,加缪的哲学于是被承认为“荒诞哲学”(关于荒诞的哲学),一顶存在主义者的帽子也被摘去了。但是,在英、美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中,甚至在法国,加缪继续被一些人视为存在主义者,或被视为存在主义的右翼代表人物,例如,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中就说:“加缪代表着成为存在主义的哲学运动,他通过否认一切个人的意义,只在其中见出了荒诞,来概括人在宇宙中处境的特征。”

阿尔贝·加缪被认为是存在主义作家,主要的根据是他的两部作品:中篇小说《局外人》(*L'Etranger*, 1942)和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 1942)。关于这部中篇小说(最初作者称《局外人》为“故事”,译成中文仅五万字,在法国却被认为是一部长篇小说,因为法国人不以长短论小说),加缪曾经说过,他在其中要表现的是“面对荒诞的赤裸裸的人”,而哲学随笔的副题则是《论荒诞》。早在1938年,萨特发表了《恶心》(*La Nausée*),把恶心当做认识到世界的荒诞性的一种觉醒的表现。《恶心》在前,《局外人》在后,都是轰动一时的作品,人们很自然地把它们连在一起,拈出了“荒诞”二字作为它们共同的主题,加缪也就被归入萨特的存在主义一派中去了。实际上,荒诞这个概念只是一个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的人很多,而其思想发展的轨迹却是不尽相同的。远的不说,马尔罗、萨特、加缪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却未见有人把马尔罗和萨特连在一起,当然,这里并不排除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联系。说到联系,加缪距离马尔罗恐怕要比距离萨特还要近一些。确认加缪与萨特从同一点出发伊始即分道扬镳这一点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正是由于没有

看到这一点,有的批评家才把后来出版的《鼠疫》(*La Peste*, 1947)看做是对《局外人》的否定,作为加缪思想出现转折的证明,而实际上,这两部小说是一脉相承的,是加缪的思想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并没有超出他关于荒诞的理论的范围。同样的道理,加缪后来发表的《反抗的人》,也并不是对《鼠疫》的反动,不是什么真实面目的“大暴露”,而是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这三部对加缪的创作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作品,它们之间只有阶段的不同,并没有方向上的差异。

要确定加缪是否是存在主义者,或者说,要证明加缪不是存在主义者,必须了解他的“荒诞哲学”,要了解他的“荒诞哲学”,必须考察他的各时期的主要作品,为此,不能不涉及到他的生平,因为加缪是一位人品和作品非常一致的作家。萨特在《答加缪书》(1952)中说:“对我们来说,您曾经是——明天您仍可能是——人格、行动和作品的令人钦佩的结合。”中国人说,“修辞立其诚”,加缪的作品是诚实的作品。

阿尔贝·加缪于1913年11月7日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东部的蒙多维镇,祖籍法国阿尔萨斯。他的父亲是个农业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应征入伍,在马恩河战役中身负重伤,不久死去,其时加缪还不到一岁,他说:“同所有我这个年龄的人一样,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鼓声中长大,从此我们的历史一直是杀人的、不公正的,或者充满暴力的。”(《夏天集·谜》, *L'Enigme*, 1954)他的母亲是西班牙人,父亲去世后,随即举家迁往阿尔及尔,住进一个贫民区。母亲在一家弹药厂做工,还得帮助别人做家务,一家人的生活十分贫困。加缪后来说:“我不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学

到自由的，我是在贫困中学到的。”（《时文集 I》，*Actuelles I*, 1950）他在一位教师的帮助下，考取了奖学金，进了阿尔及尔中学，又靠勤工俭学，进了阿尔及尔大学。他当过气象员、商号的雇员、政府机关的职员等。他知道生活的艰难和穷人命运的不合理，但他从不抱怨，而是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阳光和海水。他喜欢游泳，当过大学足球队的守门员，他的格言是：“要紧的不是生活得最好，而是生活得最多。”（《西绪福斯神话》）不幸的是，他十七岁上得了肺结核，当时，肺结核几乎就等于不治之症，这在他的精神上投下了终身不能抹去的阴影。他大学主修的是哲学，深受他的老师哲学家让·格勒尼埃(Jean Grenier)的怀疑论的影响。1933年，希特勒上台，加缪很快就投身于巴比塞和罗曼·罗兰领导的反法西斯运动。1934年底，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其任务是在穆斯林中间开展宣传工作。1935年5月法国外长赖伐尔访苏，“斯大林—赖伐尔协定”使法共改变了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的政策，由支持改变为反对，即反对法西斯主义优先于反对殖民主义，加缪作为“托派分子”被开除出党，一说是他主动退出共产党，但他在共产党控制的“文化之家”一直工作到1937年。这期间，他组建了“劳动剧团”，免费为劳动群众演出，他与人合作，写了以反暴政为内容的剧本《阿斯杜里起义》(*Révolte dans les Asturies*, 1936)，遭到禁演。他还参加了阿尔及尔电台的剧团，经常到城乡各地去演出。1936年，他完成毕业论文，内容是比较普洛丁和圣奥古斯丁著作中的希腊精神和基督教精神，论文的题目是：《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和新柏拉图主义》。由于健康的原因，他未能参加教师资格的考试，在大学中执教的希望破灭了。1937年，一批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法国知识分子创办了《阿尔及尔共和报》，加缪当了该报的记者，负责文艺评论，但他的活

动很快就扩大到政治方面，写了不少文章抨击政府和法律的不公，揭露生活在此处的少数欧洲人对当地阿拉伯人的歧视和压迫等不合理现象。同年5月，他出版了散文集《反与正》(*L'Envers et l'Endroit*)，追述了童年的生活，处处显露出贫穷和欢乐的对立，这种对立成为他日后创作的基本源泉。1938年萨特的小说《恶心》发表后，他立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批评作者过分地强调了人的丑恶而忽视了人的“某些伟大之处”。次年，他发表了《婚礼集》(*Noces*)，以浓郁的抒情笔调，讴歌了人与大自然的结合，说：“除了阳光、亲吻和野性的香味以外，一切对我都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生活不止于阳光和大海，加缪怀着深厚的同情，前往阿尔及利亚北部山区卡比里进行调查，写出了轰动一时的长篇报道，揭露了当地少数民族极其悲惨的生活状况，试图引起法国政府的注意，改变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加缪对阿尔及利亚和它的原住民有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情怀，这是他长久不能释怀的心结，也是他至死都不能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加缪担任了新创办的《共和晚报》的主编。他严厉地批评法国总理达拉第的政策，他在批评苏联破坏波兰和芬兰领土完整的同时，也反对某些人的反苏偏见和取消法国共产党的叫嚣。他曾经想参加军队，因健康的原因而被拒绝，但他对大战的态度是明确的，认为是反动派之间的战争。他说：“第一件事是不绝望。不要过多地听信那些高喊世界末日的人。”(《巴旦杏树》，*Amandiers*, 1940)“让我们宣誓在最不高贵的任务中完成最高贵的行动。”(《手记》，*Carnets*, 1962) 加缪不肯屈服于新闻检查，触怒了当局，1940年1月，《共和晚报》被封，加缪遂经人介绍进入《巴黎晚报》，离开阿尔及利亚，到了法国本

土。《巴黎晚报》是一份右派报纸，其政治观点为加缪所不齿，他只肯担任行政秘书一类纯技术性的工作，空余时间就加工润色他的小说《局外人》，同时为《光明》(*La Lumière*)等左派刊物撰稿。《巴黎晚报》很快堕落为合作报纸，加缪再度失业。此后的两年中，他回到奥兰，全力以赴进行创作，他完成了《局外人》、《西绪福斯神话》和剧本《卡利古拉》(*Caligula*)，并开始酝酿《鼠疫》。他同时在一家私人学校任教，教授被维希政府排斥于教育之外的犹太儿童，并建立了一个组织，帮助犹太人在突尼斯安顿下来。1941年12月15日，法共党员加布里埃尔·贝里被德国法西斯枪杀，其时加缪正在法国养病，他看到这个消息，立刻决定参加抵抗运动，他说：“我一直觉得不能站在集中营一边。我憎恨暴力，但我更憎恨暴力的机构。”(《时文集 I》)他参加了北方解放运动的组织，组织的名字叫“战斗”，担任情报和地下报纸的工作。1942年和1943年，《局外人》和《西绪福斯神话》相继出版，立刻评论蜂起，一片赞扬声，娜塔丽·萨洛特说：“当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出版时，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将满足所有的希望：如同一切真实的作品一样，正符合了我们的希望。”(《怀疑的时代》，1956)

《局外人》的构思始于1937年，经过三年的酝酿，大概在1940年写成。小说篇幅不长，首先以简练得近乎枯涩的笔调，冷静得近乎淡漠的口吻，震动了读书界。评论家一致承认，小说的作者是一位古典主义的大手笔，是一位完全成熟的作家。至于小说的内容，几十年来，对其含义的挖掘似乎还没有穷尽。最有影响的，仍然是萨特的解释，他认为小说是“荒诞的证明”，是对资产阶级法律的抨击。小说是以阿尔及尔一家船运公司的职员默而索的

自述形式写成的，他像讲别人的事情一样，以极冷静的口吻讲述自己过着单调的生活，母亲的死并未带来任何变化，直到一连串偶然的事件使他无意中叩响了不幸的大门：他成了杀人犯，被法庭判了死刑，就在临刑的前一天晚上，他终于领悟到生命的可贵，依恋之情油然而生。默而索是个很复杂的人物，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个接近自然状态的人，他的生活就是吃饭，睡觉，上班，游泳，交友，看电影。但是，他内心中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总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错了，他有两句口头禅，一是“无所谓”，二是“这不怪我”。他的这种感觉来源于人与社会的对立。默而索只在大自然中才感到舒服，与社会却格格不入，他最后被判处死刑，并不是因为杀了人，而是因为他没有遵守社会的习俗，例如，他没有哭死去的母亲，对婚姻、对事业上的升迁了无兴趣，对法庭上的辩论也漠然置之，总之，他是因为对社会表示冷淡而被视为社会的敌人。加缪在为美国版《局外人》写的序言中指出：“他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他甚至说，默而索是人类唯一配有的基督。这话的确具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效果，但它的意义是明了的，基督为了人类的苦难而死，默而索是因为不适应社会生活，因为不尊重约定的观念而被社会判处死刑的，他承担了人类的命运，为了非人的生活环境而死，此非基督而谁？默而索是诚实的，他不说谎，不想像别人那样在社会这个舞台上演戏。《局外人》的主题是人类与其生存条件的不协调，这个条件不是别的，正是人类社会。加缪说：“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于两者的共存。”这与小说用形象反映出来的思想是一致的。认识到两者的对立，就是认识到了荒诞，默而索的觉醒是从他打死阿拉伯人，叩响不幸的大门时开始的。对于加缪来说，《局外人》是他的全部思想的一个出发点。

罗兰·巴尔特在1954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对《局外人》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局外人》无疑是战后第一部经典小说（我说的第一不仅是时间上的，也是质量上的）。这部1942年出版的小说在法国解放时期被所有的人争相传阅，很快为加缪赢得了荣誉；人们喜爱这本书，就像喜爱那些出现在历史的某些环节上的完美而富有意义的作品，这些作品表明了一种决裂，代表着一种新的情感。没有任何人持反对态度，所有的人都被它征服了，几乎都爱上了它。《局外人》的出版成了一种社会现象。”这部小说代表着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代表着被战争破坏的一个时代，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不合作的普遍心态。

“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以《论荒诞》为副题的《西绪福斯神话》则以哲学的语言论证了《局外人》的基本思想。所谓“荒诞哲学”，在加缪那里，是一个包括从觉醒（意识到荒诞）到行动（反抗荒诞）的完整的哲学体系。因此，世界就是荒诞，人生就是幻灭，这样简单的概括不能反映加缪的“荒诞哲学”的全貌。加缪认为，荒诞感首先表现为对某种生存状态的怀疑：“起床，公共汽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工作，吃饭，公共汽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一旦有一天，人们对此提出了“为什么”，就悟到了荒诞。这种状态是千百万人最经常的状态，所以此论一出，立刻引起了共鸣，而且过了二十多年，人们又有了一个更简练的表达方式，即“地铁—工作—一床铺”式的生活。人们对此感到厌倦，试图拒绝这种生活，这正是觉醒。他说：“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流放无可救药，因为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